

《不留痕迹》：满载松林寒雨



阿珏点映
·第一时间看外片

□ 王文珏

【关键词】 圣丹尼斯电影节高分片

还记得第一次看到《冬天的骨头》，那种沉默的彪悍，从美国底层生活中惨淡地渗透出来，弥漫得很远。它是一首根本不懂情的诗，在冬日里慢慢叙述，慢慢为艰辛生活找到出口。在那年花哨的群片中，这部寒灰的影片印象惊人。七年后，导演黛布拉携新作《不留痕迹》回到视野。

退伍老兵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妻子去世后，他再也不能融入现代社会。带着女儿汤姆，老兵开始了离群索居，荒山大野的生活——天为棚，地为席，野外作战经验丰富的他把一切生存常识都教给了女儿。巍峨的山林，鸟鸣声，他们在林间建设一个又一个“营地”，辗转生活，泯灭痕迹，躲避“社会人”。

一个疏失，让警察发现了父女俩的存在。占据“公共空间”是不合法的，13岁的汤姆也早该入学。社会组织提供了农场的住处，安定下来的汤姆第一次有了带顶的房子，壁炉，柔软的床，能放衣物的抽屉。

父女俩的生活并非野人，他们也会因肉炖烂，会下山买菜，保持基本联系。在超市，父亲总会问女儿，想要的还是必要的？巧克力属于想要的，米才是必要的。每次进城，女孩始终在哼的歌曲，淹没在城市的车噪里，自己都听不见；而在松林间，所有声音清晰绝对，清澈又简单。两种生活的优劣，在移步换景中其义自现。

回归后，女孩开始接触“正常”生活，父亲开始显现焦虑不安：吃他们的住他们的，做他们需要干的活，活他们的生活，他们开始变得和城里人一样。想要而不必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一匹玩具小马，一挂看起来不错的项链——焦虑的父亲再一次带女儿逃向山野。

影片一直在出世和入世之间徘徊，在荒野生

存和现代生活之间，画下一条参差咬合的线。导演没把两种生活制造成对立的美丑、优劣，而是让父女俩在两种生活中各自寻到人类基因里逃避和融入的矛盾元素。对人世的逃避，对沟通的拒绝，对充满侵略性的现代生活的厌恶，集中表现在父亲的身上；而对安定的渴望，对群居生活的依恋，是女儿逐渐强壮的成长，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能。

高山大野间，讨论的是人在自然的艰辛，说的却是人与社会的艰难。群像其实都很正面——围捕的警察提供帮助；农场主为父亲提供工作和住处；再次流浪所至的“流浪者之家”，充满底层生活彼此体恤的温馨。也恰恰是如此的温暖，如此协同的人际链条，依然治愈不了父亲的心理。影片无一处矛盾激化，没有父亲和周边人群、社会单位的冲突，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次次试图，一次次失败，现代社会的文明像一座密封的灯塔，看得到，进不去。

导演对人物的悲悯，正是通过人与人之间沟通的绝望表达出来的。父亲的绝望是逃避和舍弃，是生活血肉模糊的缺陷，最终凝结成痛苦，投射给每一个观者。对女儿，他可以舍命相护，但当女儿提出回归社会，他却冷酷地毫不考虑。而谁制造了如此绝望，他承受了何等重创，都没有正面交代。这其实也变成了一种指代——个人的创痛不是某种具象，最痛苦的错误，正是那些难以鉴定、无法避免的罪恶，它甚至与任何个人无关，它只能是社会行动的副产品。而受伤的人们如何治愈，如何归来，是片中展现的步步艰难。

不知为何，这部电影有种与生俱来的深邃。它的安静，松林高聳的沉郁，凉生夜雨的淅沥，雾落烟瘴的冥冥，都在视觉上指向生活里再难意识到的舒伸处。仿佛在远方有一个宁静的榧子，一句无声的终结等待着。那种隐忍后的磨难感，在松涛里获得溶解，在苔藓上获得微凉的抚慰。人们理解着父女相依为命的深情，理解他们日渐分裂的矛盾，也理解着放逐本身的突围和自限。

导演的个人风格还是那么鲜明。人们仿佛能触到《冬天的骨头》中，那种凛冽寒意。这部新片的“片温”稍高，像某种秋雨潺潺的日子，苍绿潮湿。当父女俩在故事的尽头道别时，松林一面是凉雨一面是暖阳，况味犹长。



当地时间9月28日，电影《诺米斯》在美国西好莱坞举行放映仪式，主演亚历珊德拉·达达里奥现身红毯。



□新华社发

中超：国安主场0:1负上港

9月29日，北京国安队球员比埃拉（右）在进球被判无效后向裁判抗议。

当日，在2018中超联赛第24轮比赛中，北京中赫国安队主场以0:1不敌上海海港队。

刘国梁“回归” 众乒将“踏实”

据新华社成都9月29日电 官宣“回归”后的第三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刘国梁“C位”出席29日在成都举行的国际乒联女子世界杯开幕式并全程督战，一个招呼、一份笑意都分外引发关注，连奏国歌时他起立跟唱的画面都被网友广泛流传，众说“泪目”。

不过对于曾在“刘指导”手下训练、征战的国乒队员们来说，他的名字意味着“踏实”。率先站上一号台的头号种子朱雨玲首战直落四盘击败瑞典对手埃霍尔姆，轻松晋级八强。问她赛后去和刘国梁打招呼的对话内容，朱雨玲笑道：“第一句话他就说‘我瘦了，我说可能有一点吧，他又说让我好好准备后面的比赛，有时间再沟通’。”

问她，时隔一年多又有刘国梁坐在正对球台的位置上督战，更紧张还是更兴奋，朱雨玲说，还是如常，不过，“有他坐这儿，比较踏实”。

27日下午，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布公告，宣布将进行实体化改革试点，成立中国乒乓球协会第九届委员会换届筹备工作小组，中国乒乓球协会副主席刘国梁担任工作小组组长并主持协会工作；29日中午，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的通知确认，日前出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的现任中国乒协主席蔡振华已卸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的职务。

虽然官宣后的短短几天里，刘国梁除了强调协会实体化改革和备战2020年东京奥运会两大工作重点之外，尚未给出他在新岗位上的具体工作构想，但他已经在不止一个场合提到很多人说到滚热的一句话，“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大概这“专业”二字便是令国乒上下感到“踏实”的原因。女乒现任世界冠军丁宁说：“原来和刘指导沟通就比较顺畅，他也经常给我提出一些技战术的建议，都非常好。”提起赛场边再见刘国梁的第一面，丁宁也说：“刚刚赛后有去打招呼，他也有为我加油。”

山东男篮新助教帕帕恰迪斯首次带队训练——

备战时间紧迫 带队会倾尽所能

□ 本报记者 王建

9月29日，山东男篮在省体育中心体育馆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备战新赛季。训练场上，多了一张新面孔，他就是球队的新助教——希腊人萨纳西斯·帕帕恰迪斯。上午，帕帕恰迪斯首次带队，协助主教练吴庆龙完成了训练课，标志着山东男篮新赛季的教练班子搭建完毕，并正式进入角色。

上午10点多，走进体育馆东门，隔着厚厚的门帘，可以隐约听见帕帕恰迪斯布置战术的声音。训练结束后，帕帕恰迪斯站在了记者面前。他个头不高，头发花白，戴一副黑框眼镜，说起话来轻声细语，透露着一股儒雅的气质。

帕帕恰迪斯非常敬业，他27日夜抵达济南，第二天就出现在训练场上。首次亮相，帕帕恰迪斯没有说太多话，大部分时间都在仔细观察，了解球队。这是帕帕恰迪斯为执

教山东男篮作的准备，这种准备从在欧洲时就开始了。

“在欧洲的时候我就观看了CBA联赛的视频，并通过网络追踪CBA的相关新闻。”帕帕恰迪斯说，他是作了充足准备才来到球队的。

除了自己做功课后，CBA联赛中的希腊老乡是帕帕恰迪斯了解CBA的另一个渠道。“北京队的主教练雅尼斯，浙江广厦队的博洛西斯，我来之前和他们进行了交流。”帕帕恰迪斯说，他13年前曾执教过博洛西斯，和雅尼斯是多年的好朋友，通过他们得到了很多CBA的信息。

经过一番了解后，帕帕恰迪斯认为CBA是个不错的联赛，“联赛非常好，有很多有天赋的中国球员，我们队就有一个——丁彦雨航，他已经去了NBA，这对篮球是好事。”

首堂训练课，帕帕恰迪斯说他把训练的重点放在防守上，“注重防守的细节，在攻防挡的同时锻炼球员个人的防守能力”。帕帕恰迪斯对球员们的表现感到满意，“球员们表现非

常好，他们愿意倾听，并按照教练说的去做”。

帕帕恰迪斯认为，球队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时间紧迫，“现在的问题就像主教练说的那样，时间紧迫。距离新赛季开始只有三周了，用三周时间把球队带到理想的状态非常紧张。”

时间宝贵，球队备战争分夺秒，这几天的训练量很大。帕帕恰迪斯表示，他会倾尽所能，“我们只能边练边提高，时间紧迫，教练员尽可能多教给队员一些东西，球员需要整体协作，注意力非常集中。新教练会带来新的东西，等到队员熟悉了这些新东西就会越来越好”。

到队只有两天，帕帕恰迪斯对济南还不熟悉，但他对在这里的生活充满期待，“我对中国人并不陌生，因为有很多中国人到希腊旅游，我知道他们都非常友善。对于济南的第一印象非常好，这里和欧洲不同，能来到这里我感觉很兴奋。”



体坛焦点



□记者 王建 报道
9月29日，济南，山东男篮新助教萨纳西斯·帕帕恰迪斯带队训练。

责任编辑 刘君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 j i u j u n @ d z w w w . c o m

连载

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AI迷航

□ 肖遙

拿起，就必须一字一句地读完。看不完雪莱，我就绝不会看拜伦，尽管我对这位同样有过戎马生涯的诗人仰慕已久。

“我遇见一个来自古国的旅客/他说：有两只断落的巨大石腿/站在沙漠中……附近还半埋着/一块破碎的石雕的脸……”

那石雕的脸瞬间变成了丁琳的模样。她浮在沙漠上的眼睛，像是两汪泉眼，将石像下面的白色沙地上，洒出一片浑浊的黑色湖泊。

“成哥，你睡了吗？”

门外丁琳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迅速关掉床前的台灯。

我没有回应，我不敢。她紧接着的敲门声，声声都像在我心头的痒痒挠，暗夜之中，我能听见心脏怦跳的躁动，我将被子拉到了胸口。

“成哥……”她像是伏在门缝说道，“原谅我……”

我依然不能回应。回应的结果，就是我要开门，一旦我打开门，她若真的扎进我怀里，我可没把握能成为柳下惠。

我没有回应，她也没有说话。

长久的无声，正当我怀疑她已经离开的时候，丁琳的声音重新在门外响起，她只说了四个数字——“1539”。

难道昨晚胡乱翻书，潜意识扫过了这首诗，竟然就记了下来？如果非要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可能性最大。

梦里面，我和妻子视频电话，然而屏幕里的女人却不是她，也不是丁琳。

我给梦里的妻子背诵了一首诗歌，醒来的时候，我依然能想起部分段落。

我惊奇于我对梦境的记忆能力的同时，更惊奇于我竟然在梦里写了一首诗。

一首很奇怪的诗。怪就怪在，它完全超出我生活体验。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更没去过爱琴海，梦中的我，竟然写出了一首情诗。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或许就是最近看诗歌看多了，潜意识里真把自己当成了诗人。

随后，诡异的事情却发生了。

百度书记录完所有的文字，诗歌旁的智能检索栏里却自动出现了一行字：《雅典的少女》，拜伦。

我颤抖着手想去触摸《雅典的少女》，整个诗弹跳出来。

我确定我之前并没有读过这首诗，我更确定，除了昨晚胡乱翻书时翻到了拜伦诗集，此前并没有看过。

不可能，我绝没看过拜伦，绝没背过《雅典的少女》。

难道是昨晚胡乱翻书，潜意识扫过了这首诗，竟然就记了下来？如果非要个合理的解释，这种可能性最大。



小王子三部曲——

风沙星辰

□ (法) 圣-埃克苏佩里

44 我们坐了下来，但我们必须重新上路。我们放弃一次走一段距离才下来的念头。只要走五百米，我们就已经体力不支。坐下来舒展身体是莫大的快乐，但这是得起身继续前进。

景色有所改变。石头之间的距离逐渐变大。现在我们是走在沙地上了。前方两公里处出现沙丘，沙丘上有几丛低矮的植被。与钢铁盔甲般的岩石相比，我还是喜欢沙。这是一片金色的沙漠，这是撒哈拉。我觉得我认出来了……

现在，我们每走两百米路就筋疲力尽。

“我们还是要走，至少走到那些小灌木那里。”

那已经是个极限。(八天之后，当我们乘车回溯我们走过的路，试着寻找我那架庞姆恩号飞机，我们算出最后这段出走的路有八百里。所以我一共是走了将近两百公里。)我要怎么继续走下去？

昨天，我不抱希望地走路。今天，那些字词都已经失去意义。今天，我们只是为了走路而走路。大概就像正在犁田的牛。昨天我梦想着种满柳橙树的天堂。但到了今天，天堂对我而言已经不存在。我不再相信世界上会有柳橙。

除了一颗枯竭的心，我不再能从我自己身上发掘任何东西。我将要倒下，而我

不知绝望是什么。我甚至没有痛苦。我不禁感到遗憾：懊悔对我而言曾经如甘泉般甜美。我们怜悯自己，像对朋友诉苦般抱怨。但在这世上我已不会再有朋友。

当他们找到我时，看到我被灼烧了的眼睛，他们会想象我曾不断呼喊，受到极大的痛苦。但那些激情，但那些悔恨，但那些温柔的痛楚，都还是一种财富，而我已经孑然一身，不再有任何财富。纯洁的少女在初夜时懂得了什么是懊悔，她们流下眼泪。懊悔与生命一起颤抖荡漾。但我已经不再有懊悔……

我成了沙漠。我的身体不再产生唾液，但我的内心也不再产生那些能让我倚靠着呻吟的温柔意象。火热的太阳已经把我心中的泪泉晒得完全干枯。

然而，我似乎瞥见了什么？一股希望的气息吹拂过了我，纵使那仿佛掠过海面的阵阵嘲笑声。是什么迹象来唤起我的本能，等着向我的意识叩门？并没有什么改变，但一切已经不同。这一大片沙，那些小丘，那片片单薄的绿意，它们构成的不是风景，而是一个舞台。舞台上依然空荡荡，但一切都已经筹备妥当。我看着普雷沃，他跟我一样感受到惊奇，但他也

无法清楚解读自此此刻感受到的是什么。我可以担保，我一定有什么事会发生……

我可以担保，沙漠已经活了起来。我

可以担保。这一片无人的空寂骤然间变得比喧嚣的广场更动人……

我们得救了。沙地上出现了足迹！……

啊！我们本来远离了人类的踪迹，我们跟部落失联，我们在世上孤独无助，被遗忘在尘世的迁徙之外，但现在我们又发现沙地上烙印着奇迹般的人类脚印。

“普雷沃，有两个人在这里分道扬镳……”

“这里曾经有骆驼跪坐在地……”

“这里……”

我不再有敌人

可是离真正得救还远得很，我们不能光是在这里等待，几个小时以后，就再也没有人救得了我们。一旦咳嗽开始出现，口渴的进程将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达到终点。而我们的喉咙……

可是我深深相信，某个骆驼商队就在某处，正在沙漠中摇摇晃晃地前进。于是我们继续往前走，忽然间我听到鸡啼声。吉约梅跟我说：“到了最后，我在安第斯山脉中听到鸡啼声。我还听到火车的声音……”

我，我感觉听到鸡叫，就想到他描述的情景，于是我心想：“一开始是我的眼睛欺骗我，想必那是口渴的作用。我的耳朵撑得住些……”可是普雷沃抓了我的手臂一下：“你听到了没？”